

疇

人

傳

時人傳卷第十

經筵講官

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學揚州阮元撰

後魏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初爲慕容垂太史郎從太祖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後賜死崇所造儀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後周武帝平齊得之至隋唐尙存

魏書術藝傳北史藝術傳隋書天文志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太武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
上言姚氏時遇遊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述興
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
曇影問臣畱影所請求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
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法要
魏書術藝傳
北史藝術傳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弱冠爲通直郎轉著作郎後
擢爲司徒魏初仍用景初術後得趙歐術以代景初

眞君初年浩上五寅元術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
解急就章孝經論語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
復詔臣學天文星祿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
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
能是以端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
周公孔子之要述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
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
世人妄造律祿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
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書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
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祿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

造秣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秣術宣示
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
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于三皇五帝矣十一年六
月浩誅其法遂寢不行

魏書本傳
北史本傳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也神麀四年徵拜中書博士
遷侍郎以平涼勲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司
徒崔浩集著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
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秣以示允允曰天文術數
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

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秭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君少傳游雅曰高君長於術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

也衆乃嘆服後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太和二年以疾告歸其年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

魏書本傳
北史本傳

論曰七政行天自有常度金水附日必不能爲變而背日浩欲與木土火同論猶未喻推步之原也天文術數不可空論旨哉言乎通鑑不書五星聚井事蓋深有取于允說也

公孫崇

公孫崇太樂令也高祖太和中詔秘書鍾律郎上谷

張明豫爲太史令修綜秬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
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崇及太樂令趙
樊生等同其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
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
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
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
秬明時是以三五迭隆秬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
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秬事因前魏景初秬術
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
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秬術兼著

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
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
敦煌趙歐甲寅之秝然其星度稍爲差遠臣輒鳩集
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秝以甲寅爲元考其盈縮晷
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秝然天道盈
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
貴職司元象頗閑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瞻識
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
綜文業尙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尙書郎
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

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

魏書律志

李業興

張龍祥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博涉百家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秣節氣後辰下算業興乃爲戊子元秣上之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秣明時書云秣象日月星辰廼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

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
昔在軒轅容成作秬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
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
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豫推步秬法治己丑元草
勑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
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
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秬功
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
任暨永平初亦已畧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
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

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秭然天道幽遠測步
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
造秭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
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乙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
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
本雖不豫亦私造秭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
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秭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
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晷
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
徒司馬高綽附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

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祕書
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貢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
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
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
其事而朽朽已甚旣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
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慙覲靈太后
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尙
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尙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
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秭數幽微豈以
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

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僞頃 平中雖有考察
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 否差失少多臣
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 伺晷度三載之
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
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
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
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
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
繇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
書志所論備矣謹案秝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

迄于大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
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覘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
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
豫息盜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
秭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藝謝籌運而竊職觀閣謬
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
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
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公清
河王臣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
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許於是洪等

與前鎮東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秝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秝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秝改年爲太初卽名太初秝魏文帝景初中治秝卽名景初秝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邈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秝今

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祕府
附於興志正光三年十一月丙午詔曰治祿明時前
王茂軌考辰正祿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于漢年
楊偉草算于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猶缺推步晷曜
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
改勘疏濬回度易憲始會璇衡今大正斯始陽煦將
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祿維新者
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祿其九家共修以龍祥
業興爲主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
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章歲五百五章閏

一百八十六部法六千六十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三百六十六業興以殷秝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永安三年以造秝勲賜爵長子伯出帝登極封屯畱縣開國子通直散騎常侍孝靜世子秝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秝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業興令其改正立甲子元秝事訖尙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

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
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
推筭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盡生民之能事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秭屢改當
塗啟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鑣異門馳驚回互靡定交
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縮欲
止不能正光之秭旣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
影清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室布灰之應少差伏
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
括九隅牢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

王降神挺生固天縱德負圖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
正決江疏河效顯勤王勲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惟
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
李業興大丞相府東閭祭酒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
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興等委其刊正但回舍
有疾徐推步有疎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
大丞相主簿臣孫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
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
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興息國子學生屯留縣開
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

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
寧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其修理左光祿大夫臣
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
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
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尙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
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
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
元仲俊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尙書左中兵郎中
定陽伯臣李溥濟尙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尙書祠部
郎中臣元長和前青州驃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

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
通應詔左右臣張詰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
郭慶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標民譽或術兼世
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秝甲
爲曰始子實天正命秝置元宜從此起運屬興和以
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秝而已
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秝示齊獻武
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秝術駿業興曰今年十
二月二十日新秝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
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秝鎮星在角十一度留

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畱本月二十日新秬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恒不及二度今新秬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秬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

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敗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秬長於三秬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秬首尾恒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秬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秬多甲子秬十日六度何承天秬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秬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秬無舛今此亦依

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以天道
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畱推考不易人目仰闕未能
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畧其中間小謬如此秊便可
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秊數之道其
幾廢矣夫造秊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
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
日小分不殊錙銖陽秊陰秊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
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
後秊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
此躋駁參錯不等今秊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

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
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
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
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
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
秬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畱天上在
亢四度畱是新秬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
於壬子舊秬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
舊秬差天爲多新秬差天爲少凡造秬者皆須積年
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秬術

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畱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秭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秭爲近不得頭者其秭甚疎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王以來及秦漢魏晉造秭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

新秣業典潛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秣近天
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秣三星
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上元甲
子以來至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
千九百九十七算上郅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日法
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章歲五百六十二章閏二百
七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會通三千六百
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
百四十一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三年出除太原太
守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

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術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
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
復移轉與今秤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
不異也七年卒于禁所年六十六

傳

魏書本傳肅宗紀
律林志北史儒林

論曰正光興和二術並有推上朔法自漢迄明諸家
術皆無之謹案見行時憲書上朔日不宜會客作樂
以業興術推之正合蓋其說出於選擇家也古法推
五星特舉大量而不能親密觀芳業興之辯論可以
知其五步之疏矣

疇人傳卷第十

疇人傳卷第十一

經筵講官 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北齊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明算術有巧思嘗云算秝
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
心如此江南人祖暉以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安
豐王延明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又聚渾天欵
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
芳算之曾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慕容紹宗薦之于

高祖爲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注重差勾股又著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渾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元象芳以渾算精微術幾

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
髡宗時上黨李業興撰新秬自以爲長於趙歐何承
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星差殊語見業興傳芳
又私撰秬書名曰靈憲秬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
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
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北齊書方技
傳北史藝術

論曰梁崔靈恩以渾蓋爲一芳亦云覆仰雖殊大歸
是一蓋明于度數者所見如合一轍矣靈憲算月頻
大頻小乃用何承天法而云承天用此不精靈憲成

當百代無異議其然豈其然乎

宋景業

宋景業廣宗人也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受禪授散騎侍郎封長城縣子文宣命景業叶圖讖造天保術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籙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爲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期祗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外元法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紀法二十三萬六千六百部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亦名曰度法章歲六百七十六亦

名曰度法章閏二百四十九亦曰閏法章中八千一百一十二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日法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五周天八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亦名通數一名蔀日亦名沒分餘數一十二萬四千八十七亦名沒法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歲中十二氣法二十四會數一百七十三餘九萬一千五十八會通五千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會虛二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周日二十七餘一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通周八百六萬三千四百六周虛一十三萬三百七十四小周九千三十七月周三十一萬

六千二百九十五望十四餘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半交限數一百五十八餘一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經月二十九餘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二虛分一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三

北齊書方技傳
北史藝術傳開

元占
經

論曰開元占經稱天保術上元甲子至今一十一萬六百九十算此天保上元距唐開元二年甲寅之積算也授時術議稱天保術積年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此天保上元距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之積算也天保元年距開元二年 百六十四算距至元十

八年積七百五十一算依兩數推之天保上元距天
保元年並當作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隋志作十一
萬五百六算蓋轉展傳寫脫漏二十字也章邵紀元
各數史文所載甚畧占經差詳而亦復有衍誤今並
據數校正著於篇後之覽者得以攷焉

張子信

張子信河內人也學藝博通尤精術數因避亂隱於
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
之數以步算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疾五星見
伏有感召向背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

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
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
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所居遇
其好者則畱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畱少行速見
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
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
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啟蟄立夏立秋霜
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
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元劉孝孫
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

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

北齊書方技傳北史
藝術傳隋書天文志

論曰劉洪以後步月有遲疾而交會五星仍用三統四分舊法積候三十餘年始悟日月五星差變之數蓋若是其難也後之術家皆本其說以立法推步天道由是漸密然則演撰之必據儀表審矣

董峻 鄭元偉

董峻鄭元偉武平七年上言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蹟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

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
未能知其表裏遲疾歷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
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妄設故加時差於
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筭
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秣並以六百五十七爲
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部五千四百六十一爲
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劉孝孫張孟賓二
人並制新法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
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
虧食及五星所在以孝孫孟賓新法考之無有不合

其年訖于敬禮及秣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
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甲時鄭
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
乃於卯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隋書律
秣志

論曰董峻鄭元偉之術依率推之其章閏當爲二百
四十二其章月當爲八千一百二十六部月當爲二
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四部日當爲八百一十五萬
八千八百三十一其部月卽日法其部日卽月法也
史文闕畧聊爲補之云爾

張孟賓

張孟賓受業於張子信制造新法以六百一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其命法畧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其日影俱合循轉無窮

隋書律
林志

周

明克讓

明克讓字宏道平原鬲人也仕梁位中書侍郎歸長安爲麟趾殿學士武帝卽位爲露門學士初西魏入

關尚行李業興正光術至武成元年始詔克讓與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定新術采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齊並時而術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於太史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後入隋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

北史文苑傳

甄鸞

甄鸞司隸校尉也武帝時造天和秣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章閏一百四十四部法二萬三千四

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
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
五百一十六秭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
度參用推步終于宣政元年鸞注周髀一卷數術記
遺一卷張邱建算經一卷董泉三等數一卷夏侯陽
算經一卷又九章算經九卷五曹算經五卷七曜本
起秭五卷七曜秭算二卷秭術二卷

隋書律秭志唐
書藝文志開元

占
經

論曰天和術以三百九十一爲章歲一百四十四爲
章閏其率與祖冲之正同蓋當時南北術家南以何

承天爲宗北以趙歐祖冲之爲據故卽寫冲之數也
鸞好學精思富於論撰誠數學之大家矣

馬顯

馬顯太史上士也大象元年顯等上丙寅元術抗表
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
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
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地
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
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秭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
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

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錄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秣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術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術合有八家精麤踳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合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其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丙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重

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丙寅
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
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部會法章歲四百四
十八章閏一百六十五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部法
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
千五百六十三歷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
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
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秣術別推入部會分用陽率
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
推步加減之乃爲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

施行

隋書律疏志
開元占經

論曰何承天氣朔母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
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顯術朔陰當爲二萬八千四
百二十二乃強于強率自承天以後迄於宋元朔餘
強於強率者馬顯張賓楊忠輔三家而已

疇人傳卷第十一

時人傳卷第十二

經筵講官

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隋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曼倩子也在梁爲廬陵王荊州主簿
湘東王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令領太史封宜
昌縣伯入周參掌太史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臨穎伯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
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季才
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

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摘始分甄
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躔離攸
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
太史令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會張胃元術行
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怒
免職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

隋書藝術傳
北史藝術傳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
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
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文

帝命給太史局煬帝卽位守太史丞獻古欹器注以漏水帝善之命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製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箭上水方器置于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爲宇文化及所殺

隋書藝術傳
天文志北史

藝術傳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與張賓劉輝馬顯定秣著律秣術文一卷

隋書藝術傳
北史藝術傳

張賓

張賓道士也初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
曜于天下賓揣知上意自云洞曉星祿由是大被知
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爲華州刺史使與儀
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
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
徹前盩厔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衡洪建太史監候粟
相太史司祿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敘門下參
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祿仍令太常卿盧賁監
之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
高祖下詔曰張賓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

所啟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
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朧就朏懸殊舊準
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
不越纖毫逃聽前修斯秘未啟有一於此實爲精密
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其法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
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章
歲四百二十九章月五千三百六通月五百三十七
萬二千二百九口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部法
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會月
一千二百九十七會率二百二十一

論曰玉海稱開皇術又名己巳元依率推之其上元
歲名日名並起甲子而不直己巳劉孝孫等駁賓術
之失以五星別元爲非然則己巳蓋五星之元也

劉孝孫

劉孝孫廣平人也齊後主武平七年與張孟賓同知
秣事更制新法上元甲子至武平七年丙申四十三
萬五千九十二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元法一十六
萬九百四紀法八千四十七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
歲餘一千九百六十六虛分六千四百七差分五百
九度法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一行分法三十九會月

二千一十三會率三百四十一周法三萬四千三百
二十歷朔差分六萬七千八百一十七通法三千四
百四十二冬至命度起危前五度開皇四年張賓所
創之術旣行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
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
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
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
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
餘分恰盡而爲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
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

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爲定此六事微妙秊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尙書郎楊偉修景初秊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爲眞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秊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秊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

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
宜弟復修延興之秣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
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
秣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秣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爲
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飢之文氣有郊迎
之典故孔子命秣而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今
孝孫秣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
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
之統大抵其法有三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引詩云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術推算

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術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術推算俱是朔日邱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前後漢及魏晉四代

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
元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
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十食並是朔日後
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晦日三十七食並
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晦日十食並皆朔
日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晦日二十三食
並皆朔日第二勘度差變驗尙書云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卽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
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今以甲子元術推
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

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閏等考定太初秬冬至之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術算卽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秬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三度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秬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得

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
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畢元
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校
三日今以甲子元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
之符合不差十三年景子天正十八日秬注冬至十
五日影長卽是今秬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
九日秬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長卽是今秬冬至日十
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秬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秬
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秬注冬至十
八日影長卽是今秬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

秣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長卽是今秣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秣注冬至十一日影長卽是今秣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秣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秣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秣注冬至二日影長卽是今秣冬至日於時新秣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爲太史令二人叶議其短孝孫言其非毀天秣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爲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畱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

抱其書弟子與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卽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比較短長于是信都人張胄元與孝孫共短賓秣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刻而食尙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元所刻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剋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胄元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秣高祖不懌又罷之俄而孝孫卒

隋書律秣志開元占經

論曰孝孫更制新法在武平間而與張賓爭論術法則在開皇時處齊事少處隋事多故繫於隋云今張邱建算經有唐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據隋志則孝孫卒于隋不應入唐未審卽此孝孫否也又新唐書有劉孝孫荊州人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此則別是一人名姓偶同非此孝孫矣

張胄元

張胄元渤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

趙巽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秭事時
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
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楊素牛宏等復薦之胄元
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辯析之
暉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焉改定新秭開
皇十七年秭成上之言前秭差一日上付楊素等校
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頗等執舊秭術迭相駁
難與司秭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胄元云命秭序僖
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

辛亥張胄元秣天正壬子朔合命秣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秣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秣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秣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秣序張胄元秣天正辛卯朔合命秣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秣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秣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秣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合命秣序差傳一日張胄元秣天正庚寅朔合命秣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秣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秣序及春秋左氏傳並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秣序勘春秋

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
爲錯今張胄元信情置閏命秭序及傳氣朔並差又
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秭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
一日張胄元秭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
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秭
合戊辰冬至張胄元秭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
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秭
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胄元秭合甲戌冬至十五年
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秭並合
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

至日影長張賓秝合己丑冬至張胄元秝庚寅冬至
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
影長張賓秝合甲午冬至張胄元秝乙未冬至差後
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
影長張賓秝合己亥冬至張胄元庚子冬至差後一
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影長張賓
秝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胄元秝合乙巳冬至又周
從天和元年景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
日影一十四張賓秝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
一差後一日張胄元秝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

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合庚子冬至張胄元秣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秣合乙巳冬至張胄元秣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秣景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胄元秣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景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秣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胄元秣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秣合丁丑冬至張胄元秣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

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
秝合壬辰冬至張胄元秝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
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秝並
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
冬至日影長張賓秝合己巳冬至張胄元秝庚午冬
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
至日影長張賓秝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元秝合
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
張賓秝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胄元秝合癸未夏至
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秝合

乙酉冬至張胄元秣景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景午冬至日影長張賓秣合景午冬至張胄元秣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秣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胄元秣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秣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胄元秣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爲冬至影極短爲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

行秭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張胄元秭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胄元秭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秭閏七月張胄元秭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胄元秭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秭四月五月頻大張胄元秭九月十月頻大爲胄元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秭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

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秣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秣太陰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卽還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覓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丁丑依秣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

加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
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
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
日癸卯依秣月行在氏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
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
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巳復滿
見行秣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
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候候月
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
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

日己未依秣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強與秣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秣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秣時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卽雲鄴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秣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

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景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秬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景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二籌月在未末復滿而胄元不能盡中迭相駁難高祖惑焉踰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懲楚上書云漢落下閤改顓頊秬作太初秬云後八百歲此秬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

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
悅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君臨萬寓思欲
興復聖教恢宏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
廣延術士旅騎尉張胄元理思沈敏術藝宏深懷道
白首來上秣法令與太史舊秣並加勘審仰觀元象
參驗璿璣胄元秣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
舛羣官博議咸以胄元爲密太史令劉暉司秣郭翟
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
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司秣郭遠秣博士
蘇粲秣助教傅儁成珍等旣是職司須審疏密遂虛

行此秣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其飾非
護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
等四人元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慝俱
解見任胄元所造秣法付有司施行擢拜胄元爲員
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胄元進袁充互相引重各擅
一能更爲延譽胄元言充秣妙極前賢充言胄元秣
術冠於今古相與其排劉焯由是焯術遂不行語見
焯傳胄元學祖冲之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剋食頗
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秣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
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虛七

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寧戊辰年所定秬術自
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積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
十四年算外章歲四百一十章閏百五十一日法千
一百四十四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歲分一千
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度法四萬二千六
百四十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
六周通七萬二百九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會通千
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朔差九十萬七千五十
七胄元所爲秬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冲
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

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秣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元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迫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秣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秣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元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秭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胃元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

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
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
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
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秣五星行
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胄元推之各得其
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
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
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
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
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

古秣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元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
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
啟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水土
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秣步術行有定限自見
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元積候知五星遲
速畱退其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畱
退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
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
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

四古秬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元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秬加時朔望同術胃元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秬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秬未悉其原胃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

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
分最爲詳密其七古秤二分晝夜皆等胄元用後魏
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
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
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
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皆由日行遲疾盈
縮使其然也凡此胄元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
業中卒官

隋書藝術傳律秣志
北史藝術傳

論曰七曜行度並有舒亟南北術家皆寫乾象月行

遲疾術而日五星猶以平步之大業術日月有盈縮之算五星有平定之率視古爲詳然加減之衰舉大略而已未爲精密也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夏陽人也其後寓居丹陽仕陳爲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開皇十四年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冬至日出

辰正入申正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子丑亥各二刻寅
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
刻午八刻右十四日改箭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
正晝五十刻夜五十刻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
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右五日改
箭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子八
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
未二刻午二刻右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充不曉渾
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
爲精密張胃元劉焯刻漏推驗加時最爲詳審而並

不行用十九年充爲太史令先是胄元言日長之瑞
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是欲成胄元舊事復表曰
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
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
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分
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
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
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上圭之法
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元云冬至之景一丈
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

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秣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爲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帝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

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
三十一年爲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
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議者非之大業
中累官秘書令年七十五爲宇文化及所殺隋書本
志北史
本傳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爲州博士舉秀才射策
甲科參議律秭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
軍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初與劉孝孫共駁張寶秭
以它事斥罷後聞張胄元進用又增損孝孫秭法更

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袁充與胄元忌之又罷開皇二十年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秣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秣算之士咸集于東宮焯以太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秣駁正胄元之短太子頗嘉之未獲考驗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元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元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胄元所上見行秣日月交食星度見畱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其二曰胄元弦望晦朔違古且疎氣節閏

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爲後日日躔莫悟
緩急月逡妄爲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
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
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
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
食分先後彌爲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疎
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駿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胄
元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秣行之後本州貢
舉卽齎所造秣擬以上應其秣在鄉陽流布散寫甚
多今所見行與焯前秣不異元前擬獻年將六十非

是忽迫倉卒始爲何故至京未幾卽變同焯秣與舊
懸殊焯作於前元獻於後捨已從人異同暗會且孝
孫因焯胄元後附孝孫秣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
則元本偷竊事甚分明恐胄元推諱故依前秣爲駮
凡七十五條并前秣本俱上其四曰元爲史官自奏
虧食前後所上多與秣違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
又前與太史今劉暉等校其疎密五十四事云五十
三條新計後爲秣應密於舊見用算推更疎於本今
糾發并前凡四十四條其五曰胄元於秣未爲精通
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

徒爲臆斷其六曰焯以開皇三年奉勅修造顧循記
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
哲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秊
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徵胄元所
違焯法皆合胄元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謂爲總
備仍上啟曰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羣生蕩析諸夏
沸騰曲技雲浮疇官雨絕秊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
庸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
冀覩聖人之意開皇之初奉勅修撰性不諧物功不
克終猶被胄元竊爲己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

亂口實點皇猷請徵胄元合驗其長短仁壽四年焯
上啟於東宮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
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秣糾落下閎鮮于妄
入等其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
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
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
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
月令章句鄭元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
愚管畱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
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

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疎謬不可復言亦旣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昕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惟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其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暉燭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劾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

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屈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
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
疑豁若披雲朗如散霧爲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
差謹更啟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只有五寸張衡鄭
元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
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
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
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
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
旣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

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卽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因入侍宴言焯善秬推步精密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冑元參校冑元駁難云焯秬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爲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

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 意爲難者執數以校其
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爲定朔則須除其平率
然後爲可互相較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
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祿袁充
方幸於帝左右胄元其排焯祿又會焯死祿竟不行
術士咸稱其妙其術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
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歲率六百七十六月率
八千三百六十一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朔實三萬
六千六百七十七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歲
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終法二千二百

六十三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周數千七百三
萬七千七十六交率四百六十五交數五千九百二
十三焯于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焯爲學不倦九章
算術周髀七曜秣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
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秣書
十卷行于世

隋書儒林傳作秣志
天文志北史儒林傳

論曰焯術推遲疾朧朧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
及所在所起並密于前術唐麟德大衍號稱名術而
皆爲皇極舊法以爲能究術算之微變蓋自何承天
祖冲之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名亞於焯時人稱爲二
劉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諸術者修天文律秭後爲
太學博士年六十八卒著算術一卷

隋書儒林傳
北史儒林傳